

來回區放解

著 道 黃



行刊社版出的們我

解 放 區 回 來

黃 道 著

我 們 出 版 社 刊 行

來同區放解

元二價定本基
· 費運郵加酌埠外 ·

著者 黃道

出版者 我們的出版社

總經理 初步書店

香港中環域多利街17號

承印者 誠泰印務局

香港德忌笠街二十三號

印翻准不 有所權版

版初月六年八十三
版再月九年八十三

K. 0001-5000

目錄

- 一、騷亂中的平漢南段
- 二、真空地帶的兩個橋頭堡
- 三、馬車上觀光
- 四、遂平一宿
- 五、中州大平原
- 六、南下解放大軍的壯容
- 七、陳村一趣
- 八、民間樂
- 九、士兵接電線，童子拾馬糞
- 十、豫鄂間的貿易
- 十一、漯河一瞥
- 十二、蔣機肆虐
- 十三、解放區的火車站
- 十四、一個動聽的故事
- 十五、人民招待所
- 十六、工人解放了，生產提高了
- 十七、和黃老伯的一夜話

十八、鄭州站上看盛況

十九、隴海路上

二十、蔣軍俘虜是怎樣改造的？

廿一、到達開封

廿二、中原大學

廿三、中原解放區的概況

(一) 開封素描 (二) 人民政府 (三) 一般的社會 (四) 中原貿易總公司

廿四、赴平途中

(一) 徐州的學校情形 (二) 一個長期戰鬥的戰士 (三) 年輕了的濟南

(四) 杜聿明是怎樣被活捉？ (五) 新生中的天津 (六) 華北職工幹部學校

(七) 天津的監獄 (八) 新中國的司法行政

廿五、到達北平

廿六、北平人民的經濟生活

廿七、平津的工商業

廿八、解放區的報紙

廿九、解放區的文化教育

三十、解放區的婦女和家庭

卅一、離平南歸

卅二、兩個「諸葛亮」

解放區回來

道明

自平津解放後，多少在港的民主人士絡繹北上，不過他們大都是取水道航行。我於民國三十五年從南洋歸來，早就想去解放區一行，但苦無機緣，現在東北華北中原綿延數千里禹域都告解放了，自由大地，好作觀光，爲着沿途可多看到一點東西，所以決定不取海道，而走廣九粵漢平漢隴海津浦諸鐵路線的陸路了。出發自香港，目的地是北平，三月十一日起程，五月九號回來，時間將近兩個月，有乘火車汽車馬市帆船，也有步行，雖然旅途周折，千辛萬苦，可是耳聞目見，處處新異，使精神上無時不在萬分愉快中，收穫確極豐富，現將往返所經歷的實地情形，一滴滴觀感，作最真實的報導，想未曾到過解放區的讀者們也很樂欲知道的吧：

一、騷亂中的平漢南段

1

那是三月十四日，記者經廣州到了武漢，就聽說解放軍將來對渡江問題是這樣佈署的：華中華東的劉伯承練毅諸大軍即將過江，東北林彪部隊則南下進至長江北岸爲止。因此，平漢路北自駐馬店南至漢口的一段，每班火車都是擁擠不堪，秩序亂極，老百姓向鄉村疏散，軍隊向城市集中，車頭車頂都擠滿人，看來好似鐵路局收入廳

該是很豐的，但據信陽車站的員工說：除了軍隊，隨車警憲，和公務人員外，又有一班搭霸王車的，真正買票的還不到十分之一人。由漢口向北行，而郟家灣，而花園，而廣水，而信陽，而確山，而駐馬店，越向北行，金圓券額面小的越不通用，這也就說明金圓券離開國民黨控制力越遠的地方，越無信用，直至接近解放區的邊緣，完全變為爛柴。人們盡取出前清和民國初年的銅幣銀元作為交易貨值，使我回憶起在東髮時代，初入市場所見的情景，即屬如此，不禁嘆息國民黨統治了中國二十二年，簡直把歷史倒退了三十二年！

二、真空地帶的兩個橋頭堡

這裏所謂兩個橋頭堡：一個是平漢線上蔣管區最北防禦點的駐馬店，是紊亂的，蕭條的，人心惶惶的；另一個是中原解放軍南下前進基地的遂平城，是恬靜的，安樂的，日趨繁榮生產的。這完全是兩個世界！

駐馬店是一個人口三萬餘的市鎮，街道不修，溝渠淤塞，每逢春夏大雨，整個市面變成澤國，我曾作了一個巡迴禮，剛巧又屬雪後放晴，滿街泥濘深可沒脛。初到好像看不見什麼軍隊，原來張軫所轄的地方民團（老百姓叫他們做吃光隊），都化裝為便衣隊了，每天都有槍斃什麼土匪或不法份子，這完全把人遭殃！要從這兒入解放區的人們，不到二里遙，就被檢查七八次，什麼也翻箱倒籠來亂搜一番，遇到他們所喜愛或需要的東西，會給你許多麻煩，使你會「會心」的送給他們一些。好像我帶了多種自備應用的西藥，他們這個說「適有家人傷風」，那個說「小孩子被刀割傷」，當然就會送給了他們亞士匹林和膏布紅汞水。

離開駐馬店五六里，就是所謂真空地帶，行旅最擔心，因為土匪出沒無常，殺人越貨，還可有十多里的地方，兩方面都管不到，可說是無政府區域，過此，就到解放區了。

當我踏入遂平縣境的第一步，瞥見笑容可掬的解放軍士兵，簡直想撲向他們的懷裏去，至此才舒出一口氣來，周身輕鬆了許多，那時的愉快心情，有非筆墨可道出萬一，內心好似在相告說：「這是自己的地方，是自己的天地」，多年夢寐以求之的境地，現在已實際達到了，我欲手舞，我欲高歌。

這是解放邊緣的第一站，也是平漢路上向南進的最前一個村莊叫做觀音廟，有廣大曠場，盡是賣食物的小攤，人們熙來攘往，活潑異常。我們放好了馬車，小販們前來詢問兌換中原區的中州票，一枚銀元約值中州票七百圓，分五圓、十圓、二十圓、二十五圓、五十圓、一百圓、二百圓各種，我們初次看到這些紙幣，覺得十分新異，仔細觀察一番。和我同行的還有四個去入中原大學求學的學生，解放軍士兵聽說我們是從香港來的，就非常客氣地慰問了一番，有一個身裁高高的二十零歲的士兵攀着我們說：「我自己是湖南籍，母親是廣東人」，於是大運用其湖南口音的廣東話和我們談，表示親切，由家鄉談到解放區，由軍事談到政洽。隨後我們吃一點東西，繼續前進，這是三月二十六日上午的事。

三、馬車上觀光

自去年中原解放軍解放了隴海路上開封鄭州二大城市後，平漢路由鄭州向南，解放軍即沿鐵路線追擊蔣軍，如風捲落葉般的，掃清了豫中反動軍隊，直追擊至遂平縣才停下腳來，蔣軍爲阻止此路解放軍繼續進攻，欲暫保守豫南半壁，所以當他一路敗下至信陽時，盡量將鄭城縣漯河至確山駐馬店的一百八十里鐵路破壞了，四個月以來，漯河和駐馬店間的交通，除少數汽車之外，全靠大量馬車來做運輸工具了。

在這廣大平原上，只看見成群結隊的馬車，南下或北去，載運旅客和貨物，一駕馬車，至少可乘二十人，還

可帶些行李，有的是二隻牲口拉，有的是四隻牲口拉，通常是用三隻牲口，兩隻併行於前，一隻在後，這裡所謂牲口，包括馬、驢、驘、和牛，有時一駕車，即混雜這四種牲口合力前進，形形色色，殊為有趣，馬車夫一個個很得意的揚鞭驅策，車行得不快也不慢，他們近數月來生意頗好，學會了唱些新歌，告訴我們好多解放前和解放後的生活情形，如果天晴路又好，一天可走一百五六十里，這次剛逢雨雪後，路崩泥深，從駐馬店至漯河的一百八十里路，我們足足走了三天，不過沿路欣賞大好鄉村景色，得悉民間許多生活情形，精神上倒異常興奮。我覺得火車行得太快，不好看風景，船行河海中，所見不廣，悶坐輪舷亦拘束，汽車顛簸，又塵土飛揚，惟馬車不疾不徐，可步行，可坐上，自由自在，實地觀察，別有一番風味。

四、遂平一宿

我們在觀音廟休息了以後，即預定當晚趕至遂平縣住店，因為沿路不用再受那麻煩的檢查，可免耽誤時間，所以太陽離西方地面還有三丈多高，即到達了遂平縣城，當我們過河的時候，有一担茅草放在路心，妨礙車行，挑夫想係到較遠偏僻的地方去小便了，站崗的一個青年解放士兵看見了這情形，連忙夾着槍，前來把那茅草担移去路旁，好讓馬車通過，這是解放軍第一次給我的深刻印象。馬車行是在城外，一個院子繫放驢馬，低低的土牆茅屋裏，寄住客商，地下鋪稻草，一排排人橫臥着，每人一宿，連一大碗麵，共收中州票一元二角，倒亦不貴。在這裡，可以看到許多標語，好像「解放軍是人民自己的軍隊」，「不拿人民一分錢」，「立功者必獎，脅從者必究，首惡者必懲」，「擁軍支前，解放江南」……這都是人民最珍寶的事情和問題。昨晚在駐馬店，用錢有各式銀元，大小銅幣，和金圓券，兌換比價，把人的頭腦也攪昏了。現在到了解放區，單純一種中州票，

買賣公平，使人想起一似抗戰前的金融安定情形。晚間，沿街一盞盞油燈，盡是賣食物的小攤，我入城巡了一遍，也吃了一些很便宜的東西，作爲消夜。

五、中州大平原

出了確山縣境，沿平漢路向北行，中經遂平，水平，臨城，臨潁，許昌，新蔡，而至鄭州，綿亘約一千里，完全是一片大平原，自古所謂「中原之地」。特別這次我們坐的是馬車，經過一個個大小鄉村，菜圃麥畦，阡陌相通，一眼望去，四野無邊，連一個土阜也沒有，莫言小山，真所謂「天蒼蒼，野茫茫，天似穹窿，籠蓋四野」不蔡嘆我神州真是錦綉山河，假使將來新中國運用新機器耕作，此乃天然集體農場，將必發展最大的地力，這中州大平原，必成爲東方的烏克蘭倉庫。

在這大平原上行進，發現這地帶河流極少，所以河南老百姓，常受旱災之苦，聽說這中原如果三年有兩年豐收，那末糧食是吃不了的。不過，比較上河南省是地瘠民貧，年歲又多災荒，一向從軍的多，土匪亦多，民間多藏槍械，以資保護，只要彼此間有一種私仇，常發生暗殺事件，所以民情驚惶，特別是豫南大別山區，向稱爲難治。

談到大別山區，民間流傳了不少革命故事。早在民國二十年的土地革命時期，這地區徐向前將軍在時即建立了革命意識，一般地說來，那兒的老百姓對此人民革命事業是懷好感的。自前年劉伯承大軍渡過黃河來到這大別山區後，兩年來更穩定並擴展了軍民合作的政治基礎。同車的一個豫南油商，告訴我會有這麼一件生動的事實：「去年冬天一個下大雪的晚上，我們全市居民，一入晚大家都關上舖門睡覺去，第二天清晨打開門來，但見滿街

都是輪流解放軍，不知他們是什麼時候開到的，一聲不響的不驚動老百姓，地面白雪可有二三寸深，我們睡在牀上也冷得不得了，他們却受了整晚的北風吹，一早清理街道，又須繼續行軍，解放軍的紀律真的好！像這一類民間稱道的故事，幾隨處可以聽到。

六、南下解放軍的盛容

在遂平縣城住的一晚，可說是從香港出發後十多天來睡得最好的一晚，第一因為已到達了「心嚮往之」的境地，第二現在已不再用墨心任何環境和身外的危險。第二天晨光熹微即起身，精神特別充沛，喊醒馬車夫和同行的十餘客商，連忙裝備了車馬，作起程打算，驅馬出了街市，不走正北的公路，以免蔣機空襲，而取偏東北的另一民間通行大道，一樣是向水平縣前進，不過須多走一些灘路，但較安全，這是馬車夫的扶擇，我們當然同意，另外還有好多馬車群，同走這條路。

清晨空氣新鮮，天色陰沉沉的，東南一角，呈現大塊橙黃帶魚肚白的輕雲底層，又好似必嗜的糖子，路傍嫩草初爬出土，稀疏疏疏，還沒有成條，柳枝可見到青芽，但廣闊的麥畦，已葱葱一片，顯示中原正踏入初春景色，知道江南已屬晚春了，喙長腳短的烏鴉非常多，很少看見其他鳥雀，鄉民挑着長長的擔子趕市去，土車好像比江南的要笨重些，婦女們包頭纏腿多繫腳，這裝束我在十五年前，旅行皖蘇魯時，即曾看到這江北風光，現在還沒多大改變。

是上午十時了，太陽戰勝了浮雲，照耀大地，到了一個水繞樹圍的莊上，轉過灘來，瞥見浩浩蕩蕩如雷龍陣的解放軍開來，原來這是東北大軍南下，我們這一系列馬車的所有商民，個個笑顏逐開，話頭也忽然多起來，有的

說：「今天真好彩呀，幸喜走這條路，得觀此大軍壯容」，有的說：「哈！個個是年輕輕的，面色都紅潤，看呀，這大砲是美國製的，這下子可要把國民黨軍徹底打垮了」，也有指點說：「喂！請看老百姓贈送那些大幅的錦旗是多麼鮮豔呀！」更有發現一大隊士兵的左臂上完全佩着一顆紅星。我們朝北上，大軍向南下，挨身而過，什麼也看得清清楚楚，遇到路窄，還讓我們的馬車羣先行，有時並調侃我們的馬車夫，笑着說：「老鄉！你的牲口養得很好，但爲甚麼走不起勁呢？」八隻高大肥壯的馬，兩隻一排，拉着一尊大砲，這砲隊可延長二三里，他們都是自己執鞭驅策，非常熟練，步兵輕裝齊整，口哨歌聲，洋溢於隊伍間，何等怡悅。騎兵最威風，人趕趕，馬長嘶，顯示勝利之來臨。馬車軍糧，全部帶備，連做工事的鐵錘，也載滿了十數車。老百姓踴躍道傍，有的設置茶水迎接，沿途村子，可見到紅綠的歡迎旗幟，一直到了下午五時許，這大軍才過清，整個一天，我的心情在萬分欣喜中，可以說人生能得幾次這種場合可見呢。

當我所乘的馬車，停下一個小村莊上休息一會，剛跳落車，就有一個軍官似的前來，叫我和另外兩個學生，去到路側的一個高級軍官處問話，第一句叫我們不用害怕，那軍官年可三十二三歲，輕言細語，微笑的問我們道：「你們好像不是本地商民吧？」我隨聲回答：「我們一點也不害怕，很歡喜，我們是從香港來的，想入中原大學去讀書」，於是告訴了一路來的好多實際情形，緊要的他即記入手冊裡，他現在知道我們是進步的清白學生，才說出他也是廣西桂林人，早在民國二十七年即參加人民解放軍，這次是從東北開入關來，在北平曾進城作盛大的遊行，現在是要南下渡江，解放全江南。彼此談得親切起來，我也不拘泥的反問上一句：「爲甚麼你們看得出我們不是本地商民呢？一路我們都是如此服裝」，那軍官說：「我們當然看得出」。由此可見解放軍的有訓練和國民黨軍的無訓練，真大不相同。

七、陳村一趨

由漯河至駐馬店的鐵路被將軍破壞後，火車不通，數月來正值多春時季，雨雪又多，汽車每每停開，這其間，惟有賴馬車來做惟一的交通工具，天晴不消說，落雨也有連續不斷的馬車往來這大道上，因此，這條路也就容易崩裂，多少鄉保須糾集村民，不時作修橋補路的工作。

陳村是一個離水平縣城十五里的相當大的農莊，莊中三數池塘，隔開這裡住屋爲四五簇，村的周圍多樹林，一條不寬不窄的通道，轉灣抹角直穿過這莊的南北，蜿蜒可有半里，趣事由此發生：原因這村的南路入口處，一個水陷經村民斫樹加土將它填起，不知怎的，一群孩子攔住這路口，向經過的每輛馬車索修路錢，三毫五角，前行的商客也就給了他們，及至我們這輛車經過亦如此，比即懷疑爲何不見有大人來主理這件事，拒而不給，衝過去後，他們也就算了，我們覺得很奇怪，爲探查究竟起見，行至村中心，就問村中負責人是誰？把這偶發事情告訴了道旁村民，事爲類似「甲長」的人所知，轉達村長，馬上鳴鑼逐戶警告，「自後各人須禁止小孩再有向過路客人要錢，否則即受公衆處分」，一時村中男女老幼紛紛走出來聽取這勸告，鳴鑼者直伴我們這輛車至村北的出口處，才很和藹的說道：「騷擾了，對不起，自後不會再有此事情發生了」。我們向他點首表示敬意後，大家都謂「民主世界，自治社會，現在已見端倪了，吾人引領來看新中國踏上新道路吧！」

八、民間樂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三月二十七日的牧童齊歸的時候，遙遙聽見七層石塔，知道水平縣城已到了。

策馬入城，在南門口的車行住下。解放區無烟賭，街頭却有賣藝的小玩意兒，一個吹尖聲的喇叭，一個吹清脆音調的竹笙，音韻調和合拍，殊為悅耳，這笙樂在我還是第一次聽見，他倆挨戶表演，收入可觀，人群跟隨，嬉嬉笑笑。城中心的民衆遊樂場，河南班子當晚演出一「過河橋」，我也花費二毫入場券，前往欣賞一下，因為聽不懂，引不起什麼興趣來，只看看熱鬧罷了。不過，當地的老百姓，個個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道：「今晚戲好極」，入門如川流，場內非常擁擠。

在此，有一個危險的插曲：那晚住在車行，有兩夥客商，我們這一夥是些小商和學生，另一夥是烟葉商。我當沒有留意，睡在疊起的數捆大烟葉旁邊，忽然睡到夜半，大概因為烟包放得不大穩，上面的一網倒將下來，恰巧斜壓在我的頭側，當即從夢中驚醒，大呼二位學生抬起那烟包，輕輕從底下爬出來，烟包約二百斤，若壓正一點，甚麼頭也將壓扁了，還會有今天的生命嗎？現在想來，猶覺心悸！所以吾人在任何時候，應該審察周圍環境的安全，以免意外危險發生。

九、士兵接電綫，小童拾馬糞

水平宿了一晚起來，一條街的馬車，都一一出店，結隊上道，有的向南行，有的朝北去，就在這街心彼此讓路的當兒，我所乘的這輛馬車夫，因策馬把路旁的軍用電話線弄斷了；他趕緊跳下去想接好它，但半晌也接不起，剛巧被一個迎頭來的解放軍士兵看見，連忙過來代為接好，照原樣掛上樹桿，一聲不响的匆匆走了。這時，幾輛車上的客商都同聲譏道：「解放軍真個好，若這下是國民黨軍隊，不將把你踢死嗎？」

大概是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蔚藍的天空，將機三架經過頭頂，朝北飛去，我們並沒有去注意它，但引起同

行的葉鴻鈞把話匣子打開來。他今年二十一歲，湖北廣水人，是蔣屬成都航空學校引擎課的畢業生，曾隨飛機赴全國各大城市，去秋在漢口想帶一批私貨飛上海，結果被朋友嚇騙逃出來，回家後受進步的人士影響了他，這次我們經過信陽時，由朋友要求帶他同到解放區來學習，這當然是好事。他告訴了許多蔣軍飛機走私的內幕，也道出了許多蔣機師對作戰不存希望的群情，所以先後有劉善本等起義，他說假使他能有一個機會站在廣播台上，他真留在蔣區的同學們招呼，相信會有好些人願飛來解放區。正當他談至高興的時候，車後有一個童子跟蕭拾馬糞，一跳一跳地行膺，令人可愛，因此，引起我和他有下面這麼一段問答：

「喂！小朋友，你今年多少歲？」

「十三歲」；

「有沒有讀書？」

「解放軍來到後才讀書」；

「你覺得解放軍好，還是國民黨軍好？」

「解放軍好」；

「爲甚麼呢？」

「解放軍不打人，買東西給錢；國民黨軍打人，買東西不給錢」。

這是一個多麼簡明的對答，他的腦子好似一張潔白的紙，黑白分得清清楚楚。他跟車走了好久，看見沒有多大馬糞可拾，就轉身回頭去了。

十、豫鄂間的貿易

漢口位於全國中心，得為中國的芝加哥，平漢路貫通湖北河南兩省，豫兩鄂北毗連，所以兩省商業的關係非常密切。

南湖的米，通常供給豫省民食，此外，工業品，中西藥材，和日常生活用物，大都由漢口運入豫省轉銷各地。在目前，漢商經營豫省解放區的紙業和茶葉生意的為最多。

另一方面，河南憑着中州大平原，各種農產品如麥粟、黃豆、紅棗、高粱，花生，芝麻，菸葉，棉花等，產量甚豐，通常由平漢路南運漢口，分散全鄂。自去年中州大地解放後，商人多由隴海平漢二路沿線，大批大批購買菸葉，豬鬃，麻油，一車車向南運輸，此外，做雞蛋，紅棗，香煙，藍靛，顏料生意的小商也不少。

在這蔣管區和解放區交流的地帶，雖然交通困難，且須冒險，不過生意好做，好像由豫中買麻油一元九斤十斤，至漢口賣出，一元值四斤或三斤，雞蛋在許昌，一元可買三百五十五至四百個，漢口零售，每元最多九十個，大約往返各種貨物，總在獲利二三倍，所以近半年來，平漢路南段豫鄂兩省的商業，有的方面，情景反較過去繁榮，因為兩方面各取所需，特准商民將貨物流通，調劑民生。

十一、漯河一瞥

漯河屬郟城縣的一個要鎮，位於平漢路上，自去年十一月把蔣軍驅出中原後，此地為解放區平漢路最南的一站。

。由此向南至駐馬店的一百八十里所有鐵路的橋樑，都被蔣軍徹底破壞了，只靠公路馬路來做溝通南北的血管，無形中此地成爲解放區和蔣管區的貨物集中交流地，市面也就日漸繁榮起來。

這是一個人口五萬的市鎮，商店街道，均比駐馬店勝過許多。特別是衛生清潔這方面，無論大街小巷，都是乾乾淨淨，這是解放區任何城市的一般現象，也可說是人民時代新政府的新市政最出色的一點，令人一入解放區，就感到和蔣管區不同，精神上特別怡悅。這兒有人民銀行分行，兌換銀圓黃金和各種貨幣，當時金圓券剛剛發行，中州票二十元換金圓券一角，三個金圓換銀圓一元，黃金一兩值銀圓九十元。北平解放後，人民政府爲統一貨幣起見，成立了全國性的人民銀行，印發人民票，將過去華北、華東、華中各解放區地方性的紙幣，一律兌換人民票。現時人民票對中州票爲一與三的比值，即人民票一元抵中州票三元。比率確定，交易便利，市面一律用人民票。火車、汽車、馬車統集於此，往來南北商人，使漯河現在成爲豫中的交通中心，各行生意興旺，特別是旅店和小販。

這裡有美國醫院一間，離市區較遠，樹木蔭鬱，環境幽靜，房屋頗多，因醫院現已停辦，漯河人民市政府，暫設於此。

學校有中學二間，小學八所，學生制服齊整，教科書均採用新政府所編訂者。

還有一事在此值得特別一述的，即三月二十八日傍晚，我所乘的馬車，在離漯河二十里的八角橋歇下來，車夫不肯再前進，我和二位楊君，不得已另僱挑夫担行李，自己步行，預備趕至市裏住，明早好搭火車。剛巧走了七八里路，後面有一駕軍車開來，我們看見暮色籠罩了大地，怕夜深入城，諸多不便，於是作試探性，站下來向汽車一招手，果然那汽車即停下來，車上士兵兄弟並爲我們接上行李，我們三人攀上了車，和解放軍兄弟們交談得很親切，車行甚速，一會兒就把我們送到市政府人民招待所前下了車，相與道別。那時，我的心情

，發出莫可言狀的快感。如此好的軍隊，如此好的政府，行旅利便，更鼓勵自己今後要好好來做事，好好做人。

十二、蔣機肆虐

漯河解放後的五個月來，蔣機不時前來空襲，破壞交通，擾亂人民。三月二十九日是十分晴朗的天氣，日麗中天，萬里無雲，不冷不熱，棉襖改穿夾衣，輕鬆多多，人們分外精神抖擻，買客走販，往來穿梭，街頭也就特別顯示熱鬧起來。

正在上午十時，家家戶戶要吃飯的當兒，忽然警鐘四起，有訓練的老百姓，知道蔣機又來肆虐了，很快的避入屋內，（這兒挖有防空洞的尙少）街上無一人影，霎時全市靜寂，有如夜深三更。不一會，東南角傳來嗚嗚的聲，我蹲在一間旅館的小晒場側樓梯底下靠近石牆處窺察，看見三架轟炸機盤旋上空，飛去又來，流輪旋轉，猛聽得市北火車站的那邊，隆隆一聲，知道在開始轟炸了，接着又放下一個，這時地面的機關槍立刻密集起來，蔣機師怕被地面的炮火擊中，馬上匆匆逃命似的向南飛走了。他們也許回去後，又要報告一番什麼「炸中敵人軍火庫或前線司令部」的功績了吧？但，事後調查，盲目丟下的那兩顆孽彈，正落在市區外緣的一間德興商行，炸死五個店員，傷二小孩一婦女，店東適值出街去了，這就是那兩顆美製炸彈的代價！這就是喪心病狂的蔣機師作孽的結果！那冤死的五個店員，固然長含恨於九泉之下，那疼痛不堪或將成殘疾的小孩婦女，傷痕會永遠記住的！老百姓呢？也更認識反動政府和美帝的罪行，不打下他們是不會甘心的！

十三、解放區的火車站

當我在蔣機肆虐逃去了以後，就由茶房挑送行李到漯河火車站，一抵站，就覺得完全面貌一新，這個車站和沿途所經過的情形，截然兩樣：站外食物攤排列得一行行，各處路標，清清楚楚，售票處依次不紊，特別是車站內外周圍，保持清潔，不似在曲江，衡陽，花園、信陽、和駐馬店等站的軌道間，常有一堆堆大便，一下不開心，你會踏上一腳髒物，小便氣味，更撲鼻難聞，這兒的火車廂上，有粉筆寫着的各種標語：「歡迎英勇善戰的東北大軍，南下解放江南」，「鐵路是我們的生命線！」「我們打到那裡，火車就開到那裡」……這些話是包含何等的深刻意義呀。的確，惟有人民本身覺悟，才能遵守秩序，惟有人民自己明白，才能愛護衛生，也惟有人民和政府與軍隊合作，才能建立起通暢的交通道路。「啊！中國人民翻身了，中國在新生。」我在當時油然發出歡呼聲來。

十四、一個勤聽的故事

上面說過，平漢路南段由漢口至信陽，數月來每班車都是擠得滿滿的，但真正買票乘車的人甚少，影響鐵路員工的生活幾難維持。解放區則不然，除軍用車外，一般的人（請注意：包括公務員在內）非得人民政府的特准證，是不能不買票而乘車的。

我在漯河車站候車的時候，就親眼看見這麼一件事：一個年青的解放軍士兵，因為行軍時落在尾後，他總

到漯河時，部隊已經開走了。他正處於渺茫情況中，匆匆前來車站，想乘火車回到原來鄭州的留守所，去詢問本部隊到底是開向什麼地方去了，好設法趕上，當向站長說明此種情由，站長不允，照規定須有市政府的證明條子，否則任何人要買票，那士兵再三伸訴道：「我確實如此情形」。站長說：「即使相信你是真，但不能為你而破例，公事公辦，同志們當然是能明白的。」彼此相持不下，適有另一部隊的一個解放軍官長似的來到，得悉此種情形，就代那士兵照數買了一張票，但責備他不應在站上打擾，妨礙辦公，有犯一解放軍須處處起模範作用的信條。那士兵深表歉意後，便和我們一同趕上火車，這是一個多麼動聽的故事。

由此，解放區的軍民須同樣守法，可見一斑。

十五、人民招待所

在解放區裡，旅行非常便利，市有市人民招待所，省與縣有省與縣的人民招待所，只要你因公事，或是各民主黨派人士和純正的學生，而有真實的證明函件，任憑你來到何處地方，都受到招待，食宿不花錢，並照應你一切，假使在老解放區，你能取得政府發給的一種糧食證，那不只是市招待所，或省與縣招待所必得招待，並且任你去到那一個鄉村，還有村長會把你視為上賓，好像我們這次進入漯河，經鄭州，開封，徐州，濟南，天津，一直到北平，都受到各該處人民政府招待所的招待，精神無上喜慰。

【河市的招待所是舊市政府的地址，環境幽雅，前面一條通衢大道，背後有數株柳樹，裡面房子很多，傳達室對任何初到的人，特別詳盡告訴一切，當我報到時，一個姓何的辦事員，把所裡的生活情形說一番，給報紙我看，同時叫服務生把行李放好，並說：「需要什麼，請即出聲，人多恐怕招待不週呢」。住了一晚，沒有一

處不使人感到裡面的人員都是極有訓練的。

十六、工人解放了，生產提高了

「工人解放了」，這句話在解放區各個工友的腦子裏都兜過圈子，甚至從微笑的嘴裡說出來，實在的，在過去，他們在敵偽佔領時期，在國民黨統治這多年來，所受的壓迫，委實苦够了，吃，吃不飽；穿，穿不暖。煎熬了多少歲月！現在解放軍來了，他們翻了一個身，從此不會有人再壓迫他們，以後不再會有官僚資本家去剝削他們，吃穿不用發愁，怎叫他們不歡喜呢？

現在工人搞起什麼事情來，都很積極，中原的漯河，許昌，鄭州，開封諸城市，解放還不到五六個月，各處的牆頭報，秧歌組，圖書館，康樂組，話劇組，歌詠組等等，都紛紛組織起來了。他們除了正常工作之外，工餘的時間也忙得不可開交，不是張四找李三排戲劇，就是王七找老趙要稿子，過去國民黨把工人看得一個錢兒也不值，說工人只能賣力氣幹活，別的都不行，現在解放軍來到，任你如何困難的事情，工人都辦得起來了。

每天早上，他們有兩個鐘頭的學習，由政工隊的人員給他們印好講義，再給大家講一遍，然後有什麼問題提出共同討論，個個把腦筋轉變過來，進步很快，這樣一面積極學習，一面積極恢復生產，他們再也不把工廠看成人家的了。

在漯河掛鄭州的火車上，我和一位周姓的鐵路工友談了兩個多鐘頭，最初我很奇怪，員工待遇雖然不算高，工作爲甚麼還會這樣努力，自己要求加工，提高生產效率，在軍運繁忙的時候，完成了神話似的奇蹟。他說：「早先我們爲人家做工，是人家的工具；今天的鐵道是我們自己的，現在吃苦頭，將來就會好的！」他充滿了歸

儼似的心情說：「中國是我們人民的國家」。

是的，將來會好的！在他那深邃的目光中，我也看見了光明的遠景：像蘇聯那樣，一個，兩個的五年計劃的完成，廣漠的中原大平原上，聳立起無數的煙囪，花園式的城市，雄偉的學校，曳引機（拖拉機）在收穫着一望無際的畦麥和田稻。

黃河的大鐵橋被蔣軍潭底破壞了，當火車迤迤走過新由工人改修の木柱橋；一樣平穩堅實，我一方面詛咒蔣軍太無人性，不顧國家的物力人力，一方面感覺新中國的人民，建設力量真偉大！

十七、和黃老伯的一夜話

漢鄭開的北開火車，因為車險不多，車裡不會怎樣擁擠的。車過漯河後，黑神的夜已遮蓋了大地，點點星光，閃爍天空，我爲着一賞夜行車的風光，特選擇了一節通頂的車廂坐下，恰巧貼近一個很樸實的老年人，大家都是旅客，也就很容易攀談起來。

我首問：「老伯！你去那兒？」

他睡了一下，很慢條斯理的答道：「咱是來此探視大孩子的，他是民國二十九年參軍，今年二十七歲，七個月寫信回家，說是將隨大軍渡江，叫咱有空，最好來看看他，今天上午他隨部隊南下去了。」

我注視他表示得很高興的樣子，就追上一句：「啊！那你此行當是多麼快慰的呀！老伯，請問貴姓？」

他連忙說道：「咱姓黃，是河北新河縣人，今年六十五歲，和第二個孩子共同耕了十五畝田地，一家三口，尙好過活」。

「啊！原來是黃老伯，咱們還是同宗哩。」我親暱地這樣表白。

接著他就滔滔的一直講下去：「咱家是世代耕田的，因為都是本分人，兩碗飯總是有得吃。但近一二十年來，蔣政府各種苛捐雜稅，和東洋鬼的殘暴，可把咱家攪得太苦了。幸喜自解放軍來到後，一切可不問了，沒有土霸再作惡，地方安靜，咱多分得二畝地，第二孩子也讀了幾年書，能夠寫信，因為大孩子早年就去參軍的緣故，如今鄉人對咱還很尊重呢。人民政府也特別優待軍人家屬，這次往返乘火車得免買票，今後咱可過一個好好的世界了。一停了一會，又說着：「這真是一個奇蹟，二千年來的封建勢力，到今天才真正消除了。平分土地以後，窮苦農民真正掙斷了殘酷的鎖鍊，一個從來沒有過土地和生產工具的貧苦農民，忽然也有了。好像咱同村的黃裕生，是上三代就沒有有一份土地，今天他也有土地了，也有房子住了，孩子老婆也不用餓了，他很滿足了，全村的人都加緊生產，他特別起勁的爲公衆服務，現在他做了村幹，幫助全村農民改善生活。他的孩子叫亞順，十分聰明，正在讀書，人人都相信那孩子長大了，很有希望。」

「黃老伯，你讀過好多年書吧？」

「不，父親很窮，小時只上了兩年學，現在咱懂得這些道理和事情，完全是解放軍的同志們和村中的民教班，教導咱們的。」

他更繼續說道：「解放區沒有擺臭架子的官吏，貪污絕跡，只有爲人民服務的工作人員；沒有尊卑的分別，只有職務的分工；沒有誰再用架子、衣着、排場、裝腔作勢來維持自己的尊嚴，大家都扯開了假面具和虛榮心來接待別人。還記得咱鄉解放不久，有一天，咱去到區公安局問了一個衣着簡樸的同志：『你們的局長在家不？那人很和藹的對咱說：『老鄉，有事嗎？咱就是。』咱當然吃了一驚，解放軍的官長，想不到竟是這樣平易近素的人物。』」

夜深了，這時我因為昨晚睡得不够，有點困倦，對他說：「黃老伯，我想健康一下。」於是他也躺在車廂近角處去休息了。

許昌是一個大站，火車停下很長時間，我們也就醒了過來，叫賣食物的聲音很嘈雜，最便宜的要算鷄蛋吧，中州票一角可買四個，成隻煮熟的鷄，只賣一元三四角，一個人可吃個飽。我有點口渴，買了兩條甘蔗，順便分送黃老伯一條，一面吃蔗，一面又談起來了。

「這兒的東西真便宜，金融又安定，不像我這次在粵漢路上，在平漢南段，被那港幣、銀圓、金圓券，和各式銅元的折算比值，可真把頭也攪昏了。此外，那一路檢查也麻煩極了，現在入了解放區，東西慢慢便宜起來，行路直通，是多麼自由快樂。黃老伯，昨晚聽到你講的那些情形，我感覺你們真幸福，江南的老百姓，可真受苦難到了極頂！」他不等我再說下去，插上嘴道：

「咱的大孩子，就快要打到你家鄉那邊去了，很快會大家一樣得到解放。咱告訴你，解放軍是極講道理的，誰有理誰就勝利。去年春，有一天，一個解放軍同志引領三個工作人員經過咱村中，他們跑了很長的路，腳上都起了泡，尤其有一位女工作員，更是寸步難移，當下商請咱駕起牛車送他們一陣，咱看見他們是為老百姓作事，雖然很忙，也就丟下莊稼，送他們到下一站，到了下一站，因為找不到車，那位解放軍同志，還要咱再送他們一站，我發火了，「解放軍是講理的，按規矩，送你們一站，咱現在不送你們了！」於是我們大聲辯論起來，他說「公」，咱說「私」；他說「戰爭」，咱說「民主」，……最後咱說：「這是違反戰勤條例的，咱不能去！」那位同志於是很謙恭的向咱道了歉。咱就逕自回家去了。現在想起來，真是太對不住解放軍。」

接着，我對黃老伯講起蔣管區的情形，他笑了，說：「咱們都很明白，解放軍是講理的，若那天是在蔣區武裝的手裡，當然咱是要挨打的，牛車也早被他們拉跑！這是解放區，一切都講道理，怎好和蔣管區相比呢？」

第二天早上，到了鄭州，我才和他（黃老伯）殷殷道別。

十八、鄭州車站看盛況

鄭州（即鄭縣）是平漢和隴海兩路的交點，爲軍事上要地，還記得去年第一次解放開封時，蔣介石特親自飛臨鄭州坐鎮，可見反動派想死命的據守該地。

三月三十日大清早，太陽剛升起，火車到達南站，但見站裡的廣場上，人流匯集，無數的男女老幼，廣大的群眾擁擠而來，車站外的馬路上，還有行列整齊，手執紅綠旗，鼓樂隊在前，唱着歌，呼着口號，邁步向車站大門，排着變行如長龍般的湧進來，這是各大小學校和社團機關，職工會等的人羣，原來他們是來和熱愛的東北子弟兵送行啊。

那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一軍，高舉着市恩贈送的錦旗，在群眾熱烈的歡呼聲裡，踏上征途，負起全國人民給他們的歷史任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指導員張紅着臉，穿着嶄新的軍裝，配備整齊，情緒高昂：『打到南京去，上海去，武漢去，廣州去，台灣去，活捉蔣介石！』的口號，喊得最响亮。軍樂大作，歡呼聲和着歡呼，歌聲緊接着歌聲，口號回答口號，當隊伍行過，就被羣衆圍起來，鮮花和紙花，插滿戰士胸前，慰勞信和小旗，塞向戰士手中，『打大仗，打硬仗，威震遼東』的大旗飄起，部隊在這夾道歡送的前頭鑽動中，浩浩蕩蕩地登火車了。

這時，時鐘已敲過八響，太陽又鮮紅又亮，汽笛一聲長鳴，火車蠕蠕開動，在軍民互相招手揮別下，向南直駛。

鄭州每日有四次車去開封，探知九點有班慢車開出，我們即刻趕往車站，在站前小館子吃了一大碗麵，佐以生蒜甜醬，又叫來兩個饅頭，連茶水結賬只中州票六角，那合港幣三毫多一點，這裡的生活真好過。

十九、隴海路上

黃河的舊套就經這一帶，所以新鄭、鄭縣和中牟這些地方，地平沙多，最宜種花生，菸草，甜薯和棉花。特別是新鄭，沿鐵路線都可看見一簇簇梨樹，為該縣農產的主要，新鄭的紅棗，因為地質關係，長得肥碩，肉多核小，味尤清甜，為其特色。

在這段線上，每站有鮮甜的紅棗粥賣，有清涼的紅棗米粉飯，一角錢可買到四碗，味道不錯，花生中州票十元（合港幣二三分）小販會給你一大包，一個人一次吃不完。香烟非常多，各種牌子，裝璜很美麗，並不遜於舶來品，不論在車站上，不論大城小鎮，滿目都是各色香烟，因為菸葉出產這一地帶，小手工業適合河南的婦女們，出力製作，雖然這香烟是消耗品，但在目前，豫北的民生，賴它調劑很大呢。

在這廣大的平原上，會看見一群群雪白的綿羊，放草於斜坡或低窪地，和牛馬騾打成一片，這種接近北國的風光，使我想起以往在書刊上看到的許多畫片，如今活現在目前。

乘客不擁擠，有秩序，兩個便服的查票員，很迅速的一個個把車票看過，轉向第二節車廂去了，這是人民時代的政府，要節省人力；這是人民時代的社會，毋需借重武器。不似在平漢路的南段，一二十個緊繫憲兵，荷槍實彈，加上幾個查票員，滿成一大隊，來勢洶洶，如臨大敵，但結果呢，搭霸王車的還不知有多少。

廿、蔣軍俘虜是怎樣改造的？

也許是昨晚黃老伯那番談話給我的鼓勵吧，今天又想在乘客中來我尋知識——解放區各方面的實際情形，使自己能真正的了解多一點，滿足這次北上的目的。

車，行得頗慢，而且每站都要停，這正是給我利用作有意義的談話的時間和機會。

因此，車過中牟後，果然和一個四川軍官攀談起來。他是在解放洛陽時被俘虜，經過三個月的學習生活和訓練後，曾參加過汗鄭諸役，現在又要隨大軍渡江去馳騁江南戰場了，下面就是他親口所述關於他個人在解放軍裡生活的觀感：

『我是在第二次洛陽之役被解放過來的，這次被俘的有一萬五千餘人，我們入土官感訓班三個月後，要回家的就資送回家，願留在解放軍裏的可受編，但，假如身體不大好或年紀老一點的，願留在解放軍裏服務，解放軍却要資送你回鄉休養的。

自然，從前在國民黨軍裡保存下來的許多壞習慣，要轉變為解放軍，一時想改過來，不見沒有困難的。因此，在受編的初期，新參加的蔣軍是往往犯紀律最多。好比，他們過去隨處大小便，不打掃地方，隨便挪用老百姓的東西，或者沒有人看見時偷些用物，這都是很平常的事，但解放軍是鐵般的紀律，初時蔣軍俘虜是很難自覺的遵守這些紀律，有時違犯了，在舉行『坦白會』時，士兵全在一起，就要那個犯了規的說一說那事的經過，等他十分難為情的說出，以後他決不會再犯，解放軍用這種方法來促進『覺紀律』的養成。

不特注重紀律，軍隊裏的各事項，也都採用民主公開的，任何一件事，各單位，各部隊，提出大眾討論，在

討論時，意見可以不問，可以辯論，等到意見決定成爲命令時，那末每一個組成份子就非澈底完成不可。

俘虜初時以爲會被歧視，但過了幾天後，這種心理不會再有，因爲俘虜的待遇和待遇最好的野戰軍一樣。老解放軍戰士，吃的東西，睡的地方，都與新參加的同志先挑選，這樣，大家共同生活習慣了，就慢慢分不出誰是老解放軍戰士，誰是做過俘虜的。

解放軍和蔣軍基本上不同，就在於組織上的民主和不民主，在解放軍裡，士兵知道爲什麼要打仗，去那里打，要怎樣打法，上級是儘可能讓下級了解自己的任務。在出發前，舉行鼓勵士氣大會，作戰時有競賽，誰能先完成任務誰得獎，勝利後有戰鬥英雄的選舉。解放軍作戰都是有計劃，有準備的，攻佔一個地方前，先開會研究，討論，經過廣泛交換意見後，才決定行動。因爲經過調查研究，情報正確，所以戰無不勝……」

他越講越起勁，還告訴了好些作戰的故事，我也聽得正入神，不覺到了開封車站，我們互相行了一個最敬的分別禮。

現在，我才想起原來沿途所看見的那些零星穿國民黨軍服的殘兵，是解放軍資送他們回家的。現在，我才明白解放軍爲什麼總是打勝仗，不特「質」好，而且「量」也發展這麼快的原因。

廿一、到達開封

自踏入解放區後，精神總是興奮的，前三天在水平初次看見浩浩蕩蕩的大軍南下，今晨在鄭州看見成千萬市民歡送子弟兵的盛況，現在呢，車站又是鼓樂聲，呼口號聲，和歌聲，洋溢盈耳，把站裡逼得水洩不通，遠見那打着「中原大學」紅旗幟的長長行列，還在繼續從站門蜿蜒進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莖頭鑽動，啊，原來在

擁軍支前的號召下，中原的五百乘架子車，現在要搭這班火車出發，兩下去配合前線的運輸工作。

好容易我和同行的二位楊君，自攜行李從人叢中走出了站。開封的人力車是比其他地方相宜。僱了三輛人力車，把我們送到中原大學（前河南大學校址），這差不多有七八里路，每輛車付了五角錢，即中州票一百圓，他們很歡喜，因為這半點多鐘的勞力所獲，將可過一天活。

我們的行李帶得很簡單，一路上下站，都是自己提挽，現在因為由車站至中原大學很遠，同時初到又不識路，所以才決定叫車。長長的中山道尚屬平坦，經過市中心區，看見市政府，市人民招待所，車夫走得很慢，告訴我們道：「自開封解放後，一般公教人員出街多屬步行，解放軍更不坐車，所以生意比較差，但因各種東西慢慢便宜起來，一天有得中州票百元左右，就够咱家四口吃用，故咱們的生活比過去還過的好些安定些。馬車也和我們情形相同，不過小販要好點，因為軍隊往來得多，他們買東西又公道給錢。現在的咱家人（指妻子）去工廠捲香烟，每天可得到三四角，遲下想買過一架新車，先生，這架車拉了好多年，太破舊了，所以不好走得快」。我坐在車上，一面傾聽他說得頭頭是道，一面看看街上行人都是穿得很樸素，特別是青年學生、服裝整齊，都表現得一種活潑的新氣象，轉了二三灣，經過中原大學招待所，再過中原大學醫學院，一條修長的馬路，只有右側二十間矮小民房，路旁種植一棟棵柳樹，瞥見「中原大學」木板校牌，古殿式門樓上，金色的「國立河南大學」原校名還依舊燦爛奪目，我們就在這兒落車了。

廿一、中原大學

二位楊君是來中原大學讀書，我伴同他轉來觀光，所以可以說現在我們到達目的地了。

由傳達室一位姓黃的送上介紹信，一會兒轉身來說潘校長叫我一個人進去，於是跟他先到會客室坐下。他進了。室內佈置很簡單，中間一張長桌，大概是開會時也可用的。壁間掛着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肖像，使人肅然起敬，最注目的是對面的一肅靜二字。正當我沉思的時候，一個中等身裁的人，輕步從隔壁房子裡走出來，我直覺地斷定這一定是潘校長，連忙起身和他握手。手心是那麼有力似的，親自對了一盞茶給我。相對坐，當把我和二位楊君的情形告訴了他。他最發還問有什問題要幫助解決的，態度是十分誠摯，說話一句不多，聲音低沉而清晰，雖少笑容，但始終是一種和藹可親的態貌，當時我感覺「一個人修養工夫到這步田地，確實經過了好長的時間吧。」他現年大概五十歲左右，面色光澤紅潤，充分表現一種精神在眉宇間。平頂的鴨嘴帽，穿一身短黑褲，土布棉鞋，十足平民化，外表看來，那知道他就是革命的老教育家。現在擔任教育着三千個男女青年的一位大學校長呢，我辭出後，他隨即交託呂秘書轉達總務課長安排一間大房間給我們住。豐富的晚餐，一個工友專照應，我們深知道是特別的招待，心裡很不安。

下午五點晚飯後的兩個半鐘頭，是學校裡最熱鬧最活躍的時候，會客的或出街買東西的，散步逛遊的，都向校門那邊走去；那廣大的操場上呢，一隊隊的在練習，或比賽籃球，最引人生趣的，就是團團圓圓的秧歌舞，有工友羣，有師生混合羣，鑼鑼鑼，錚錚錚，步伐完全配合鼓樂聲，有的唱歌，有的表演，極似過新年的景象，何等快樂。

晚上兩點鐘自修，一開熄燈鐘聲，什麼人也要就睡。清早分隊出操，接着出隊長作時事及隊務報告。一天兩餐，分組分菜，膳宿是公家的。當上課或開會時，全校寂然，採用小組學習制，一個問題先研究，次討論，最後由教師作結論。課程以中國近百年史、中共介紹、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土地改革、論聯合政府……等為主。

中原大學招待所，每天都有遠近各省市的新生絡繹來報到，考取後編入大隊，受訓三個月畢業，由學校分派工作，這三個月中，思想的改造，生活的訓練，學識的充實，能力的提高，和體格的鍛鍊，都有停滯進步與最大成就。可以說，這是青年男女的樂園，這是學習的大烘爐，這也是中國培植建設新中國的幹部大本營。

廿三、中原解放區的概況

開封是五代和北宋的建都地，為中國五大古都之一，去年解放後，現為中原臨時人民政府所在地，是中原政治的中心。為欲瞭解中原解放區的多方面情形，特在此逗留了半個月，有時參觀，有時訪問，現將該區的政府設施和社會情況，分別報導在下面：

(一) 開封素描

開封是一個人口二十萬的城市，有隴海鐵路東通徐州，西達鄭州，交通尚便。市內除幾條馬路有新式建築物外，仍屬小巷矮牆，「無風三尺土，微雨一街泥」，要建設成爲一個新城市，還得我們經過大大的努力。南門外很繁盛，最新式而雄偉的郵政局就在這裡，聽說在中國還沒有幾座像這樣好的郵政局呢，可是第一次解放開封時，蔣介石爲發洩兇性，當其自南京飛來鄭州時，曾下令把開封所有的好建築物如省政府、體育館、監獄等，一律轟炸，這雄偉的郵政局也就被炸毀了，現只留下傾圮的樓石，令人痛惜！東北隅的琉璃塔，八稜十三級，登高可窺覽全市容貌。城北龍亭，原爲宮殿，黃瓦龍柱，前臨邵陽二湖，一片水色，形勢殊勝，去年解放軍入城時，蔣軍據險頑抗，在砲火轟擊下，一千五百餘蔣軍，全部殲滅，而此古殿勝蹟，也盡被毀，前園孫中山銅像也穿入三

孔，可見當時砲火猛烈之一斑。開封民情樸實，麵粉和小米爲主要糧食，肉類鷄蛋便宜，魚食不易，蔬菜食物，沿街叫賣。主要產品有香烟，絲線，棉布，顏料，藍靛等，解放後，金銀鋪和化粧品商店的生意較淡，此因奢侈的風氣已經轉變，人們不再崇尚粧飾和浮華的緣故，那時進軍江南，「擁軍第一，支前第一」，街頭時有小學生化裝的宣傳隊，表演歌詠，鼓樂鑼鑿，一番熱鬧，市民在歡樂空氣中，倍感興奮。邵陽湖畔，士兵婦兒，在午前陽光正暖時候，圍堤洗濯，談笑聲，杵砧聲，交織成趣，這種軍民和諧的現象，惟有新中國的人民時代，方可看見。十字街頭，年青的便服警士們，沒有佩槍，也沒有棍棍，很慇懃地指揮交通的車輛，也很和善地答復路人的詢問，這說明新時代的社會，可不用武器維持治安，同時，新時代的政府人員，是真心的爲人民大眾服務。

(二) 人民政府

三月三十一日經潘校長的介紹，我們由中原大學搬入中原臨時人民政府招待所去住，因爲二位楊君感覺開封的話不大好懂，而且又想入四年修業的長期大學攻讀，所以他倆現在決定不進中原大學，打算去北平求學了。

這人民政府招待所是前省政府的府址，已被將機炸得破爛不堪，只剩下幾幢比較矮小的房子，現在中原臨時人民政府司法部也設在這裡，道想是盡量利用公家屋的緣故吧。

中原臨時人民政府是山東會館的地址，因爲要辦理去北平的問題，事先把這意思告訴了所長，第二天一早就搬到臨時人民政府交際科約談的條子，這可見人民政府的辦事是何等迅速。我們準時去到，先由交際科王科長接談一番，問明了一定去北平的原意，於是就叫我們稍坐一下，他轉向左面的客廳去了，不到兩分鐘，就出來說：

「吳副主席和你們談一談，請黃同志代表好吧」，他即陪我進去，是一間很雅潔而嚴肅的辦公室，裡面是靜靜的，吳副主席請我坐下後，就點點頭微笑對我說道：「這次你到來參觀，沿途可很勞頓吧？聽說你過去在南洋工

作過，最好能去北平一行，那邊要知道關於南洋方面的情形。由此去平的車票，可代辦妥，另外照公例每人一天發給五斤麵粉的旅費。」停了一會，喝口茶，接着又問了一句：「還有什麼問題沒有？」我滿足了，我明白了，只說：「好極，沒有其他問題，我準去北平」，就在這迅速兩分鐘時間，談話結束了，多麼輕鬆，多麼簡明，我和他一握手，並向王科長道別——因為知道他們的公事很忙，時間很經濟。你看，他們對公事的手續是多麼簡化呀，一路回來，發出悠悠之感。

河南省博物館和中原臨時人民政府教育部是在一塊兒，四月初，一連開放兩個星期，每天也知多多少少的男女老幼，前往參觀，魚貫出入，秩序井然，門口只有一個人在看守着開放和休息的時間。凡去參觀的老百姓，個個喜形于色，因為他們從未看見過這些動，植，礦，和一些古物，今天是人民政府時代，得有此機會，增加見識，怎能不叫他們滿意而廣事宣傳呢。

所有政府工作人員，在生活享受上，是完全沒有什麼要求的。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做事，一點不想到自己，特別是中共幹部，大都是不修邊幅的，在工作極緊張時，連衣服髒了也不去洗，鬍子長了也不去刮，因為實在沒有功夫啊。他們絕不會比普通人特別神氣，更不會想到要求公家特別優待自己。他們極端愛惜物力，勤儉樸實，已成一種風氣。

(三) 一般的社會

這是一般的現象：解放時間越長的地方，物價越便宜，生活越安定，人民越有訓練，群眾越有組織，生靈事業越蓬勃，社會也就越繁榮，模樣走上軌道，處處會使人更感覺「中國在新生」。

在事實上，初解放區的社會制度和目前的社會制度，表面上還沒有什麼多大分別，只有各種腐化的生活習慣

，自然而然的消失了。嫖賭烟（如鴉片烟類）漸漸禁絕，壞人惡人慢慢減少了。

在解放區裡，一切生活非常自由和有保障，只要人們不犯法，是一律取得平等地位的。大家都能守法，絕對看不到什麼倚權或倚勢欺人的事情發生。什麼人都要講理，下級對上司，士兵對官長，老百姓對軍隊，假如你發現他有不對的地方，可以提出來，讓大家經過檢討，如確認為錯誤，立刻會改正過來。勤儉樸實，漸成風氣，好像金銀鋪和化粧品商店的生意，自然而然的會趨向冷淡，因為大家都用什麼粧飾和打扮。相反的，學習風氣一天天濃厚起來，婦女要求入識字班，失學青年參加民教班，一股舊知識份子，會盡量購買一大批進步的新書籍，努力去閱讀，想把自己改造過來，工友們有他們自己的學習小組，新華書店，新中國書店……總是自早到晚擠滿了看書人和買書人，學校裡，更是教育自己，教育群眾的最緊張場面，機關裡連掃地對茶的服務生，也有一定的時間要讀書，工作幹部，每天至少有兩個鐘頭來看書。學習，學習！普遍到了每一個角落。

解放區的工作人員，生活非常安定，有一位在開封貿易公司的主任職員，我問他有多少薪水二個月，他說：「二十五斤小米」，二十五斤小米怎麼能够生活呢？原來他住的是公家的，吃的也是公家的，他的妻子在香烟公司做工，兩個小孩上學不用錢，所以有二十五斤小米儘够家用了。

（四）中原貿易總公司

以往，中原各地原有之貿易機構，系統龐雜，力量分散，步調很不一致，對調劑物資，掌握市場以反對敵經濟鬥爭，未能起應有的作用。自去年十二月中原貿易總公司成立以來，兩個多月中，已獲得顯著成績，在支援戰爭方面；完成了五十萬雙軍鞋，六十萬條肥皂，四十萬條毛巾，二百萬方尺油布及土布等的收購任務，同時使開封、鄭州、魯山及洛陽各大城市的廣大家庭副業生產，手工業生產，有了一定的發展。在對蔣管區貿易方面：收

購了二百萬斤棉花及花生米，八百萬斤烟葉等，並組織出口，獲得貿易的有利交換，適當解決了棉農養蠶的生產和生活問題。為推銷豫西一帶的桐油、蠶絲、橡壳等山貨，及供應當地人民的糧食等生活必需品，該公司在魯山境設立豫豐商店，吞吐山貨糧食，調劑市場。在領導市場方面：鄭州、洛陽、許昌各市貿易公司，分別設立門市部，有計劃的供應了各機關、公營企業員工們的油、鹽、煤、和糧等生活必需品，使物價得以保持相對穩定。

為鞏固成績，糾正偏向，使中原人民的貿易工作在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步，曾於三月初召集各單位舉行業務會議，出席者有豫西、豫皖蘇兩個分公司，開封、鄭州、洛陽、南陽、許昌、漯河六個市公司，禹縣、襄縣，魯山、舞陽四個公營商店，及泰豐烟草公司，豫泰進出口貿易公司等十四個單位的經理人員，會議上確定了「鞏固幣值，穩定物價，發展生產，保證戰爭供給」的貿易方針。會議主要的決定：（一）對外貿易祇由進出口貿易公司統一經營，爭取土產輸出，嚴禁一切迷信貨品，奢侈品等入口，以保護解放區的生產建設。對外採購實行統一管理，以減少投機商的搗亂市場。對內貿易以調劑供求，穩定物價，扶植生活為主要任務。應在完成對外貿易的基本任務的基礎上，爭取逐漸積累資本，以擴大國營事業。（二）內地貿易公司應以經營鹽、鹽、棉、油為主，以掌握市場調劑，各地公司商店應大力幫助組織供銷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作為國營商業的有力助手，藉以減少商人對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中間剝削。對本地區之土產應盡量直接採購，減少私商投機。（三）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掌握市場情況，藉以減少工作中的盲目性。（四）加強政治與業務的學習，特別是要學會掌握國營商業的貿易政策，對新參加工作的同志，要教育他們樹立為人民服務的革命人生觀，改造違反人民利益的壞思想與壞作風。

廿四、赴平途中

在開封把去北平的手續辦妥，車票免費，由開海路至徐州轉津浦路，到天津轉北寧路直達北平，計時五天，

此種可述者如下：

(一) 徐州解放後的學校情形

在徐州匆匆走訪市教育局，探詢學校方面情形，得悉徐州教育的恢復與改革工作，已獲初步成績。全市現有公私立中等學校十一所，小學七十所已正式復課，此外尚有工人子弟學校四所，民衆教育館一所，書報閱覽室二所，爲培養教員對新民主主義教育的認識並提高其工作能力，政府並於寒假期間舉辦了教育研究會，最近又設立了教師星期講座，召開各科教學業務座談會。各校已實行民主管理，中等學校已全部建立了新的學生會及班務會，小學校內已成立了兒童自治會，一律廢除國民黨的時期建立的「公安隊」，「門崗」，「保甲制」，「童子軍」及禮節等封建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組織和制度。教職員已開始樹立新的教學作風，他們訂立了自己的學習計劃，定期舉行教學座談會，小學校內有的教員已建立了互相聽講與互相幫助的制度。各校組織學生參加適量的社會活動，私立中學生繳費已酌量減輕，貧苦的革命烈士，軍人及職員子弟，全部免費入公立學校。

(二) 一個長期戰鬥的戰士

現在我最歡喜在火車上找人聊天，離開徐州不遠，又和一個最有經驗的房客，不，和一位身經百戰的解放軍士兵談起來了。蘇北是老解放區，這位戰士就是那區周圍的老房客，他對在游擊區裡和在新解放區裏做房客的經驗，實在太豐富了。下面就是他所告訴我的情形：

有這麼的一回事，當卅一年敵人「清剿」蘇中時，我們這一隊人員被敵人封鎖了陸上交通，因而被迫乘帆船

向海裡漂去，這時，幸虧船上的老板（即船主）和水手做了我們海洋上的房東，我們整天在海面上漂着，不久，所帶的水量和糧食都吃完了，陸上的敵人還未退，於是我們渴了就把鹹苦的海水來漱口，餓了就在淺灘上撿蛤蜊，最後漂了十多天的海，終於在水手的帶路下，在蘇北的一個小海口登了陸，才和共患難的船上房東們依依告別。

還有一次，在敵人所謂「掃蕩」時，我送信去一個連部，正遇敵人來到那一帶搜捕，我聞訊就連忙鑽進一座半坍塌的墳穴，上面長着稀疏柴草，裡面的棺材都腐爛了，只有燦燦的白骨。我就坐在這白骨上過了一個晚，第二天敵人搜過後，老百姓告訴我，才從這墳穴裡爬出來，這一次，做了一晚那位死者的房客，也可說是他教了我呢！

我們在解放區工作的人員，行踪無定，所住的地方也就說不出的那麼多，去到那裡，住在那裡，我們住過許多式樣不同的房子，有海邊破爛的鹽灶，有山谷的岩洞，有平地帶用草與泥土堆砌成的茅屋，有時也住在繁盛的小鎮上，或是鄉村漂亮的小洋屋裡，因此我們有記不清各種各樣生活情形的房東（屋主），但我們無論住在那裡，短至一晚，長至二三個月，總是彼此相處很好，賽過家人。從相見的第一分鐘起，房東和我們房客就熟識如家人，男同志們馬上開始打掃院子，給房東挑水，燒火或劈柴，老大娘就喜歡拉着女同志們扯家務，問長短。晚飯後或是工作餘暇時，我們做房客的，幫助房東收割、打場或施肥，差不多沒有主客之分，所以房東們也關照我們最多，我們行軍疲勞時，他會來慰問，我們有小小不舒服時，他會給煮湯藥，好像看護自己生病的孩子一樣來日夜守護着。

因為我們做解放區工作的人員，認為和房東的關係好不好，與能否堅持敵後游擊戰爭有莫大關係的。我們要了解房東的要求，幫助他一切，平時和搬家前，要舉行紀律檢查，按戶詢問有無損壞了東西，發覺了就馬上賠償。還經常舉行房東座談會，徵求房東的意見，和戰士向房東拜年，聚餐，聯歡晚會等，都增加了我們和房東的密

切關係。

我家在杭州，但從不會想到家，這多年在外好像隨處都是自己的家，好些地方，我們不呼：『某同志』『老鄉』『某先生』，而親切地叫『大姐』『大爺』『大哥』。孩子們則會叫我們男的做『大叔』，女的做『阿姨』或『阿姑』。

車到兗州，他下車了，我仍靜靜地回味他所說的那些情景，何等感動！

（三）年輕了的濟南

那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的炎熱天氣，我和同學曾國衛想去北平投考大學，不料到了濟南，長城戰爭緊張起來，於是我們不再繼續北上，在濟南遊了一天，折回南京。如今，一別十七年的濟南，又見面了，但見它添加了不少新式洋房，漂亮的馬路也多了幾條，路旁的梧桐樹已高大許多，好像把濟南打扮得更年輕更摩登些。我始終覺得濟南有一種古風，濟南的老百姓是樸實的，十七年前如此，今天還是一樣，可惜這次停車的時間太短，只走馬看花式的兜了幾條大街，吃點東西，就又跳上火車了。

聽說現任山東人民政府主席康生先生，是一個典型的山東人，高大的個子，一口亮亮的山東話，最具有北方人的豪邁氣概。他原來的姓名是趙容，家庭是山東數一數二的大地主，但他很早就離家出走，跑到上海，進了當時最革命的勞動大學，那時他就已經是革命隊伍中的一個優秀戰鬥員，在大革命時期，參加領導上海三次起義，二十多年來，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他現在已經五十多歲了，正在努力把整個山東帶上生產大道上急速前進，實行政改三千八百多萬山東父老的生活。

濟南的軍政大學，從各方面介紹去受訓的青年，已有二千多人，我原想去參加並探訪一個朋友，惜時間不允

許。

(四) 杜聿明怎樣被活捉？

誰都知道，淮海大會戰是蔣介石集中他的最精銳部隊，作最大賭注的戰爭。關於這一場大會戰，過去報紙上報道得很詳，現在我又聽得一個親身參加這次大戰的國民黨軍官，告訴了好多當時的實際情形。

火車出了濟南站，太陽西墜，涼風吹來，精神甚爽，一位姓周的乘客帶了太太和兩小孩，要去天津做生意。他先從被俘的情形說起，說到解放軍怎樣優待並教育俘虜，再說到今後改行要永遠做一個善良的老百姓，最後他好似演講式的對我們宣述：「我原屬邱清泉兵團，是上校副官，想起去年淮海大會戰，初時周圍凡六七十里到戰場範圍，國民黨六個兵團，準備得確實充分，但解放軍採取大包圍進攻，好像舉網捕魚般，把國軍的兵團逐個吃掉。在包圍期間，國軍在六十里遼闊面積的地方，強迫所有男子都要去當兵，外間接濟斷絕後，初時斬伐樹木做柴料，等到樹木也斬光了，就拆房子燒火煮飯，天又冷，最後把一架架新式汽車燒爛來點火取暖。什麼都吃完了，就殺戰馬，老鼠當然早就捕光了。有時在泥洞裏挖出一隻多眼的青蛙，但苦無柴火煮，就生嚥下去，真的太飢渴得不得過，惟有一把把雪拋向口裡。因為井裡的水也吃乾了。在這種情況之下，國軍的防綫一天天向裡縮小，越縮小，困難越增加，好像初時飛機還可投下食糧，後來轟圍縮小，常常將接濟的物品，落在共軍區裡，還記得有一次，一大包罐頭食物由飛機拋下，正巧掛在雙方的前哨地樹上，於是誰也不敢去取下，忍着空肚皮，眼巴巴的望着它，這才難過。解放軍四圍活動，相隔不大遠，常用擴音機大聲向國軍招降，有時唱着歌，有時遙遙擲拋一個個麵包過來，有一次，我的勤務兵拾得五個，擲歸來給了我三個，我把這事情報告師部，師長也叫我送給他一個，的確一個人到了這地步，也不會想到那食物的來源如何。到了國軍的防綫慢慢縮小到七八里，一二十萬軍隊密

集得好似一籠雞鴨，解放軍一個總攻擊令下來，把國軍圍個四散。在這混亂情形中，杜聿明帶了九個衛兵逃走，自己化裝爲上尉書記官，結果一齊被捉到，經過仔細審問，才承認真實姓名。唉！這傢伙真個頑固，他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現在活該受苦，他曾施用毒氣，照理人民要來審判他才對，現在我才知道解放軍爲甚麼總會打勝仗，國民黨早就應該完了。

(五) 新生中的天津

在車上和那位參加淮海大會戰的周副官攪得很熟，相約到天津後，一同找個小旅館歇腳，再去訪朋友。他過去在天津比較熟，知道我是旅行的性質，都想由萍水相識，結下長遠的友誼，所以一到天津，他就領我逛了好些地方。

自從津港恢復通航，多少香港人士前來天津，爲欲明瞭天津入口情形，特先赴天津碼頭參觀一下：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鑿於華北對外貿易開放以後，該市的各碼頭業務一天天繁榮起來，現特於第一區大同道東口第二十五號渡江處設立辦事處，這在天津還是一個創舉，它的業務首先是整頓碼頭秩序和管理裝卸工人，以免像過去碼頭秩序，在國民黨統治下是亂成一團糟的，僞警察憲兵隨處刁難旅客，檢查人員也故意給旅客許多不便，裝卸工人過去多是和招商局和幾家輪船公司發生直接關係的。今後要由華北總工會統一組織起來，進行階級教育，提高他們的自覺，肅清他們過去的一些舊毛病，碼頭辦事處就是要在合理的制度下管理這些工人。

古玩玉器店，竟是門可羅雀，他們失去外國人的主顧，又失掉貪官污吏爲求缺謀差而購買古玩玉器作媒介物的顧客了。多數的古玩玉器業已改售照相機、鐘錶、自來水筆等現代用品了。其次，迷信用的磁器、錫器、香燭、黃錢和用於祀神酬送上的電鍍夾銀禮物、字畫、鑲框，全都沒落了，而改爲售賣化學工業原料、靴鞋店、裝按

玻璃等銷頭，這表明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舊的各種「無謂行業」，是要逐漸沒落了。

現下在天津流通中的新貨幣有四種：即（一）人民幣，最高面額為一百元，最低為一元，現時港幣與人民幣之比值，最近公訂為一元港幣對一百五十元人民幣，港商到天津，可以港幣到銀行兌換人民幣。（二）東北流通券，（三）冀南券，（四）冀北券。人民幣一元，等於東北流通券一百元，等於冀南冀北流通券十元。此四種貨幣中以人民幣為主（按現在已一律通用人民幣）沒有惡性通貨膨脹現象。金融貨幣已很穩定，好像從北平到天津的火車，目前全程需時約三小時，特別快車每程為一百二十元人民幣，普通快車則為一百元人民幣。相當港幣七八毫，這與廣九路火車票相比，算是低廉之至。

自解放後，人民生活很樸素，絕少奢侈氣氛。大家都以衣着豪華為可耻。警察態度和善，指揮交通車輛，維持秩序，都不佩帶槍械。治安由衛戍部的糾察隊維持，從無搶劫情事發生。公務人員待遇，每月除家眷及個人膳費另有規定發給外，每月零用，給小米六斤，約合九十六元人民幣，每人每月伙食約十五元港幣，豬肉每斤四十元人民幣，約合港幣三毫，相當好過生活。（天津以實物為單位，折合人民幣發給）

外國船隻進口，一律要落下外國旗，其次領港者要為中國人，如違此兩太條例，不准入口，此種充分表現主權獨立及民族自尊之措施，一反國民黨政府懼外媚外，出賣國家權益之可恥行爲。

海關的外班工作人員，態度是大大的改變了。從前大家都無法否認：外班人員是有額外進益的，但現在，在「改變舊作風，為人民服務」，「進行自我批評與互相批評」的教育下，他們自動改變過去的一切行爲。船隻往來，再也不去「開路」，就是船上請他們吃烟等小人情，也都拒絕了。所謂「政治經濟形態決定人類意識形態」這句話，在這件事情上，可深切地體味到牠的眞確性。

關於各種關原有之職員，都由中共政工人員集中受訓與學習，每日供給七斤小米，在受訓期間大都看報及學

行小組討論會，受訓期滿後，指派工作，如果不願繼續原來工作者，都有加入革命大學，南下工作團與財經訓練班等三條出路。天津附近村落都已實行土地改革了，大約每人可得三畝或三畝半不等。工廠大都開工了，工人生活是改善了。許多寄生階級或靠寄生階級爲生的人們，在時代的洪流里，不轉業不走上正當的道路，那就只有沈落了。

天津一向是華北經濟中心，是全國僅次於上海的工商業都市。過去在國民黨統治下與廣大解放區隔絕，陷於畸形狀態。如今解放了，今年華北交通也將全部恢復，在天津這個城市里，要領導建設新民主主義經濟，調營工業、銀行、商業、交通及工商行政、勞工、合作社等機構，正在緊密的結合，統一步驟，集中力量，使生產、銷售、運輸、採購，逐漸走向計劃化，合理化。

在抖擻的春寒中，只見見又黑又紅又健康的穿着粗布棉襖的工人，學生和士兵勇敢地去上工，上學，上操，開會，他們拉開響亮喉嚨，唱着：「團結就是力量」，「解放區的人民把身翻」……街頭的牆上，密密貼着呼喚青年努力工作，學習的標語和畫報，貼着毛主席的巨像，人們的口裡都噴噴讚揚着解放軍的年青。

總之：天津是由熱鬧煩囂，變爲寧靜安定而和諧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會現象了。

(六) 華北職工幹部學校

華北人民政府關於職工教育問題，它確定以發展生產，貫徹企業化方針，提高職工階級覺悟與文化水平爲目標。華北職工幹部學校，是華北唯一培養職工生產和職工運動的幹部學校。該校原設在石家莊，天津解放後遷來天津，在四月初即已開始招生，第一期招收男女學員兩千名，凡華北人民政府管轄區內如天津、北平、宣化、張家口等地，願爲建設新中國服務的現代在職產業工人與職員，都可投考。投考資格規定：「文化程度：工人能閱

讀報紙，能寫簡單筆記；職員須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致入後學習科目有：一、社會發展史，二、新民主主義，三、職工運動，四、中共黨史，五、時事政治。學習期間規定四個月至六個月。畢業後可參照個人志願回原廠工作，或由學校介紹到有關部門分配工作。在校學習期間，膳宿，服裝，文具，講義等，由學校按華北人民政府規定供給，其家屬生活，發給原薪百分之六十，作為補助。

(七) 天津的監獄

監獄，這是人類最醜惡的一角，以往，我也曾參觀過好些監獄，總看見裡面羈押的是蓬髮垢面的囚犯。監獄本身就代表着欺騙，敲榨，壓迫，剝削，使我常發出啼笑皆非之感。

現在呢，進入新時代新社會了，許多都要由不合理而變為合理，這醜惡的監獄又如何？正因懷着這種心情，由市府招待所介紹函，南開大學李一塵特伴我去參觀天津人民法院的監獄，這當是多麼有意義的一樁事。

監獄長正逢公出，值巡員葉君招待我們在他的房子裡坐談，把監獄的大概情形告訴了一番，他說：「現在在民法院的監獄，不鎖牢門，不帶刑具，每號監房選出正副班長，自己規定應守的紀律，誰觸犯紀律，不肯認錯改過，他就會受到群眾的批評及制裁。由他們組織生活委員會，管理伙食、衛生、紀律。法院發給的糧食和菜錢，自己領，自己做，以免有中間的剝削者。又成立合作社，紙煙，鹹菜，火柴、醬醋，豆腐，一概俱備，以免看守人員高價兜售的毛病。家屬送東西，不經過法警手，而直接交給犯人。犯人按期理髮，隨時可以提水洗臉，個個會顧到乾淨。他們也要按時做工，學習，運動，檢討，反省，大都進步得很快。我們從改造犯人的思想上着手，感化誘導，使每個人由理智而認清正義真理，自覺的來改造自己，天津解放後，人民法院由各地收押的已有四百

多人。僞天津市長溫世長和汪記政府駐日大使徐良，都住在這裡。他倆對舊的監獄有個比較，溫世長說：「從前在監獄的犯人，彼此打罵。極嘈鬧，偷竊犯還互相談論當時自己竊盜的得意情形，現在完全改變了，自己跟自己的思想鬥爭，自我反省，檢討，要把自己徹底改造」，徐逆也說：「過去國民黨的監獄，對待犯人，一種是刑訊逼供，一種是敲榨金錢，法官常是嫖賭過後，夜深十二時才開庭，有的還帶着妓女在身邊，顯一顯自己的威風」。這是他倆在最近反省大會上指出的。」

隨後，葉值巡員領我們到各處參觀，但見裏面是整潔非常，犯人有的在看書，有的在操作，有的靜坐作思想檢查，在東邊的那一角落，還傳來一片笑聲與歌聲，這顯示着新社會的監獄裏是沒有「囚犯」，只有「悔過員」，監獄就是學校，教育每個悔過員改造自己，出獄後要永遠做新人。

(八) 新中國的司法行政

祇要你一踏入解放區，就會處處感覺到各階層的人們好像規矩了許多，聽不到家庭爭吵聲音，也看不見街頭打架情事，大都很守秩序，普遍的是一種寧靜而和氣，各業各業，這原來由於現在有了好的政府，所以有了好的人民，社會上才減少許多惡劣現象。

好像天津解放不過三個月，在人民政府的積極領導下，恢復工作在迅速進行，事實擊破了許多惡意的誣蔑和中傷，消弭了許多人的疑慮。人民的政府是時刻在為人民謀福利的，不斷地創造奇蹟，不斷地糾正錯誤。即以司法行政來說，過去國民黨以法院為敲榨人民的機關，也是加強統治人民的工具，完全可把「衙門」字樣，有理無錢莫進來」二句話來描劃它的醜相。而人民政府的司法行政，純為人民服務，以服從真理，息事寧人，治病救人的態度，來調解一切糾紛，虔心誠意去為人民作好的事，沒有麻煩的手續，也沒有官僚氣派，更無勒索敲榨的

現象。

人民法院處理案件，以調解為主，其步驟是代書處代寫訴狀時，若屬小的事件，當即予以勸解，勸當事者最好不要起訴。訴狀遞上以後，審判員也是先行和解，把雙方請到屋子裡來坐，好像談家常一樣，共同討論研究，各人敘述意見。遇有案件比較曲折時，則由法院調查研究查明真相後，審判員仍三番五次與雙方切實商量，好像營口商人和泰東公司債務的糾紛，經審判員調解七次，終於一團和氣中獲得解決，此種忠實為人民負責的態度，是與過去國民黨反動政府漠視人民利益，歪曲事實，作威作福的官僚統治者的作風，迥然不同。正因此，正確掌握政策，耐心作說服教育，所以提高群眾覺悟，漸漸消除了當事人鬧糾紛的思想根源。

廿五、到達北平

十九年前想來北平遊，現在始得如願，故當我離津赴平在火車上探望窗外時，那是浮起如何一種急盼早達的心情呀。

北平這次和平解放，總算是最大的喜事。使此行能見到一個完整的新氣象的都市，那更是如何的快意，四月六日正當日躡中天，我乘馬車經正陽門外大街入內城時，沿途但見街衢整潔，樓閣宏偉，不覺發出一種「中華古國真可愛」之感。那時正屬三春，在以往綠色染上了枝頭的時候，聽說也有成群結隊的青年男女在馬路上嘻嘻哈哈前行，很是開散似的，如今，個個緊張精神，好像有什麼事等着他們趕快去做。「南下工作」像一把火點在每個青年的心中，十四五歲的中學生。硬說他已經十八歲了，哭吵董要投入人民解放軍的行列中去；學習，為人民服務，將革命進行到底等口號，像春草般怒發在每個青年的心中。各工廠，各學校，各團體甚至各商店，都展開

了學習小組，服務研究組，以及各種補習班。以前充斥在街頭的方塊黃色刊物絕跡了，代替的是給人以智慧，教人以生活的新意義的各種嚴肅的書刊。以前叫囂在空中的無線電播送肉麻歌曲沒有了，代替的是富於教育意味的講演與音樂。灰暗色的冬天過去了，明媚的春天到來了，北平的青年們得到了正當的領導，發出了衷心的歡呼，露出了衷心的微笑，這年青的呼聲與歡笑，使得北平好像變得茁壯年青了。一個清華園的學生非常感動地對我說：「這三數月的北平變化是太大了，使本來看得清楚的人看得更清楚了，看不清楚的看清楚起來，不願看的也不能不睜開眼睛來看了，動的更動，不動的動了起來，不願動的，已經很少。」誠懇深刻的描寫。

華北人民政府爲了要在已經解放了的各城市中，澈底廢除殘餘的殖民地思想，特地在四月五日向各級人民政府發出命令說：今後公營工廠商店的招牌上和公營企業一切生產品上和商標上，除出口商以外，一律只准寫中國字的，不准用任何外國文字。同時對私營工商業戶要進行教育，使他們自知改正。

解放後一月餘的糧食、油、鹽、煤等市場，發生了顯著的變化，糧價基本上保持平穩，買空賣空的投機操縱逐漸減少。人民貿易公司在供應北平人民生活必需品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該公司於北平解放前，在負起空前規模的支援前線軍担之外，還運集了四千萬斤糧食，七千萬噸煤，三千餘萬斤油，準備入城供應市民需要。該公司於北平市解放後，在糧、煤、油、鹽市場上，使農產品價格保持稍高於農村，糧價太低時收購，太高時拋售，打擊投機商人的活動。當投機商人在長辛店、豐台發賣物工資而故意壓低糧價，企圖不正當地剝削工人時，貿易公司即採取大量收購措施，收進了十五萬斤糧食，使工人免受損害。當投機商趁北平職工發薪而抬價時，該公司又在市場上發售了一百萬斤糧食，同時又通過合作社發薪價格供給職工主要必需品，並委託代售店低價供給一般市民糧食，抑制了漲風。合作社和代售店是貿易公司穩定糧食市場的有力助手。該公司通過合作社供給主要必需品，以工廠爲單位，集中配售，解決了工人、職員等的主要食物供應。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糧食商鑒於

投機買賣遭受打擊，轉向正當經營者日漸增多，而解放後的北平糧價，得以比較平穩。

乞丐在北平，原來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過去最多時曾有一萬五六千人，主要的是封建軍閥敵僑及國民黨長期統治中，大批人民破產失業所造成。北平解放後兩個多月，乞丐已大大減少，根據城內十二個區的調查，北平現在乞丐九百三十人，但這群社會寄生蟲的存在，是增加了人民的負擔，且有礙社會秩序。故北平市人民政府已根據蘇北人民政府規定之「乞丐收容處理辦法」，擬定處理北平乞丐的具體辦法。使乞丐參加勞動生產，自謀生活，由社會寄生者變為社會勞動者。

二十六、北平人民的經濟生活

無疑的，解放後的北平是改變了，以往不正常的商業已完全消失，比如賣美國貨的商店，顧客大見減少，已失去往日繁榮的外貌，雖然一切摩登的化粧品，如高跟鞋，呢絨絲襪，及畢挺西裝等還可買到，但是已不算時髦，人們都注意那些穿棉軍服的人，顯然地人民物質生活變得比較簡樸了。

穩定的物價和生活指數的降低，係由於解放後華北通貨膨脹的解除，亦由於人民政府對調節糧食作有效之措施。北平在解放後，米價非常平穩，華北人民主要的食糧——麵粉，每斤只在人民票十元之間，各種日用品也非常便宜。爲了使人民的儲蓄，不受物價和幣制的波動所影響，人民銀行計劃了一種新的存款辦法：存款用若干種標準物品作單位計算，其標準物品分作三種：一斤麥粉，一斤玉蜀黍粉，及一尺某種質料的布，存款人將若干數目的錢存入銀行後，便折合爲若干標準單位的物品，其標準物品的價格係基於政府報發表的數字，計算的辦法係根據存款或取款之日五天內官方發表的價格折合。譬如一個工人，他從工廠裡領到的實物比如是麵粉吧，但因麵

粉不好久存，他可把麵粉出賣，將錢存在銀行裡；折合爲標準物品的單位，幾個月後，如果他要取出存款，不只可取回同樣重量的麵粉，而且還有麵粉的利息，此種折存實物方法，大大增加了存款者的數字，目前最大的銀行戶口在二萬五千單位以上，最少也有四五千個單位。

人民的生活也有相當的改良了，好比北平的一個三輪車夫，每天可賺到一斤玉蜀黍麵粉，值人民幣一百元，約合港幣二元，（一個人的伙食，每月約港幣十五元）一個老北平人說：「現在生活愉快多了，只有那些過慣奢侈生活的人覺得難過。」在這樣新環境下，平日過慣寄生蟲生活的人已開始覺得「不作工」的羞恥了。

二十七、平津的工商業

因爲人民政府的經濟政策是執行「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正確方針；又因爲工人在共產黨與工會的教育下，提高了政治覺悟，開始樹立新的勞動態度，努力生產，同時，商人正視現實，知道要徹底消除自己的暴利觀點，以建立以國家民族利益爲前提的觀點；故平津解放以來，工商業均由迅速恢復而邁進發展之途。

政府爲助生產及貿易，天津人民銀行特加強各種貸款，僅小型工業，手工業，農業及合作貸款，即數達人民幣七千萬。至於稅收政策，北平市人民政府財政局長趙子尚曾宣告政府的稅收政策是照顧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他說稅收原則是工業輕於商業，重工業輕於輕工業，製造必需品的工業輕於製造奢侈品的工業。特別蕭縣城鄉關係要搞好，內外關係要搞好，有一面搞錯了都不行，偏一點也不行。

津市私營金屬品冶製業和機器製造業，在人民政府扶植下，已大部復工，並得到了發展。現在開工的有冶製

業工廠四十八家，共有工人三千八百餘人工作。津市解放前，由於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種種壓榨勒索，百分之七十的鐵工廠陷於停頓狀態。解放後，人民政府除對一些抱觀望態度的廠主進行解釋，消除他們的顧慮外，並從多方面予以具體幫助。同時，各廠工資一般也都經過適當的調整，使工人生活得到了一定的保障，因而廠主與工人的生產情緒大為提高。據估計：冶製業四月份產量共六百三十五噸，較三月份增加四十六噸多。機器製造業三月份共製造彈棉機、軋花機、水車、織襪機、切麵機等共六百八十九台，四月份的產量亦有增加。

北平私營企業，接受公營企業定貨，改善內部勞資關係，其業務亦日漸發展。好比北平市私營絲型鐵工廠，解放之前，該廠機器幾乎全部停頓。二月中，該廠為人民印製廠製造三噸多定貨，除去工人工資外，資方得到了相當利潤，同時，該廠看到人民政府頒佈的政策和對私營工廠的實際情形，漸漸打消疑慮，並繼續為幾個工廠造了機器零件，業務日旺。

對於工人的工資和休假，比解放前亦有改進，解放前工人日薪最高是小米三斤，現在勞資協議最高每天十三斤，二等按九折，三等按八折計算，同時爭得每兩週休息一日，因之生產情緒增高。如該廠為人民印製廠製造定貨時，廠方規定每天產量為三百件，若多產一件，就增加工資一元五角，結果日產量竟達一千五百件。這正符合「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原則。

關於國營公營企業，已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及職工代表會，實行民主化管理，以提高職工對企業的主人翁感覺。又商業中，各行組織評價委員會，各種貨品，由公眾議價，訂定「公價」，買賣均便。關於徵收公營企業所得稅，按純收益計算，稅率最高百分之十五。私營工商業稅，規定不超過純收益百分之二十五，此種收入，百分之百用之支援人民解放戰爭與建設新中國的。

二十八、解放區的報紙

報紙是我的嗜好物，自入解放區後，更加細心閱報，差不多連廣告的每一個字，也要過目，因為我極從報紙上找尋好多真實材料，瞭解解放區的一切設施與社會情況。

在鄭州第一次看見解放區的中原日報，隨後去北平一路看到開封日報、新徐日報、大同報、進步日報、天津日報、人民日報……，每天翻閱這些報紙，都有令人興奮的消息，軍事方面所佔篇幅甚少，我們也很知道它用不着細看，使我興奮的是到處一片建設聲——建設計劃和數目字，充滿了報紙。例如解放區各地人民和鐵路職工，爲了支援大軍南下解放全中國，排除一切困難，已經搶修了鐵路一千八百多公里，現在從東北到中原的火車已暢通。保定、冀四等大縣，預備今年造林，植樹二千餘萬株，來改變砂荒。很多的工廠工人，保證完成生產計劃，並且在最後超過原定計劃，在工人的集體智慧和努力下，許多以前不用的或認爲不常用的機器和器材，現在都利用到了。而且在他們積極工作和多用心思中，好些新的機件都創造出來。工人的作品，天天可在報紙上看到的。這些報紙在內容方面很嚴肅，除了文件，政策外，還有建設，生產等情況的刊載，在解放區的人，沒有一個不天天詳細地去閱讀它，因爲這些報紙裡使人學習的東西太多了。

在目前，解放區的報紙大都是政府辦的，關於這點，我曾詢問中原局的李同志，他說：「將來人民是可以辦報的，解放區的言論、出版是自由的，只要他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場，爲人民說話，政府還要獎勵民營報紙，發展新聞事業，以推廣文化。不過我們要分清楚，過去在國民黨的社會裡，統治階級與人民是處在對立地位，統治階

級常偷偷摸摸地挪出資本去辦所謂「民報」，這完全是假名「民報」，偽造民意，其實是用它作欺騙人民的工具。現在是人民的政府，政府辦的報紙，完全是替人民說話，所以我們的報導是最真實的，說話是最忠誠的。至於現在解放區少有民營報紙，是因客觀條件限制的關係，在華北華中未解放前，我們的口號是一支援前線軍第一，「現在華北華中解放了，我們的口號是一增加生產，努力建設。」從這裡，也明白人民政府對新聞事業的政策和態度了。

二十九、解放區的文化教育

現時解放區，不論是高等教育或中小學教育，學校行政管理，原則上是由下而上的，是走群眾路線，採取民主集中制，學生要服從學校的領導，但一切以學生為主體，着重學生的學習利益。從人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和方針，到每一個學生的學習，都貫串着一種毛澤東思想以建設民主、自由、繁榮的新中國的目的。對於舊時的教科書是不適用，完全由新政府編訂最合時代性的一種新教材。過去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在教育中用來統制學生思想的「公民課」，在新的教育中被拋棄了，代替的是指導學生過民主生活的一「政治課」。歷史課特別注重中國近百年史，以開導學生認識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進攻和腐敗政府統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演變過程。

解放區初中以上的學校多不收學費，連膳宿書籍都免費供給，小學多數也不收學費。解放區裡不但對兒童教育青年教育注意，就是對一般的成人教育也很注意。各地的民衆教育館，經常舉辦兒童日校，工人夜校和婦女識字班。黑板报在社教工作中，可說是簡便經濟，教育群眾的一種有利的工具，黑板报配合新聞報導，講解民主政府的城市政策，得到群眾對它的信任和每天對它的關心，因為從黑板报上群眾看到了一些他們要知道的材料。還

罷得四月二十二日在信陽時，一早有個黑板報的負責人，將昨晚所收到播音報告關於新青團中央委員的選出名單，寫在各街頭的黑板上，馬上就圍集了許多人特別是青年學生注意地看它。

每一解放的新城市，即有許多多人擁擠向新設立的書店購買大批新書籍。中原新華書店自去年十月至今今年三月之半年統計，已出版各種書籍八十四種，共七十餘萬冊。其中以毛澤東著的及中共政策之文件，最受讀者歡迎。「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平均已出四版，印數均達五萬冊以上。此外，還有許多畫報和雜誌刊物定期出版，新文化在新社會裡如春筍般在滋長！

三十、解放區的婦女和家庭

入了解放區，在火車站上，在大街上，常有許多年輕輕的，剪得短短的髮，穿著軍服，戴着軍帽，武武地地提著戎裝，或雜在行軍隊伍中行進，若不仔細觀察，那知道她們是女軍同志。在新書店和學校機關裡，但見一個個便布帽，短衫輕履的女職員，十分有精神的在工作着。在工廠和公司裏，更有一群群的女工友，嬉嬉笑笑的在忙著手脚。還記得我在開封住的小院子裡的對面，有兩個年青夫婦，男的是頗有智識的小商人。女的生得滿面麻，有一天，他倆不知爲的什麼互相吵起嘴來，女的很不示弱，聲音較大而出言又多，但聽得男的說：「咱現在還不好嗎？試想自解放軍到後，咱還有打過你沒有？總是讓你……」那女的也說：「不錯，可是我又再有什麼對你不住？」

就從這些，我們深深感到解放區的婦女已翻身了，她們現在真正得到解放了。解放區的婦女同胞得到解放，一方面是在民主政府從政治到文化採取了各種民主的反封建的措施，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的覺悟，但最重

要的是解放區政府和人民從社會經濟制度上，逐漸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從減租減息到實行土地改革，把貧苦的大家從幾千年封建壓迫和剝削之下解放出來了，使他們的生活改善，使他們的政治覺悟與信心提高。婦女是封建壓迫下的最底層，當然也從此重見天日，把身上一切的枷鎖都掙脫下來了。

由於廣大城鄉婦女積極參加生產，經濟獨立，對家庭生活方面有了幫助，因此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也就顯著地提高。她們不但在勞動戰線上創造了無數的女英雄，在政權工作中也顯示出了才能。好似冀南濮陽縣二區最近整頓村政府中，有一百二十五個婦女當選為正副村長。豫中和尚橋在閩政府的民主選舉中，也有二十五個婦女當選為正副閩長，這由於該區婦女參加了土改、生產、支前和整黨等歷次的運動，因而提高了她們的能力和地位的結果。

也就由於婦女參加生產，在經濟上，在政權上，獲得了平等的地位，解放區的婚姻制度很快的走上了合理化：嚴格的一夫一妻制，不容許蓄婢納妾，租妻，夥妻，過夜權，包辦，和買賣式婚姻，在解放區的法令上被列為非法行為。由於婦女可以自由參加社會活動，經過自己了解選擇的自由戀愛，是逐漸的增加起來，這種自由戀愛而至結婚，是要按照結婚條例，有公開儀式和兩個以上的證人，並須向當地政府登記領取結婚證書。合理的婚姻產生了幸福快樂的家庭，這是年青的一代。民主政府對於那些共同勞動生產，互相忠實進步的夫婦則加以表揚，稱之為「模範夫婦」。我們看到許多舊式的大家庭，在民主政府教育下，加上政府的提倡，而成爲民主和陸的家庭了。

三十一、離平南歸

北平這個文化城，雄偉綺麗，委實太可愛了。和平解放了後，偉大領袖毛主席移節進駐，已成事實上新中國的臨時首都，全世界對遠東的目光也都集中這裡，既恬寧，又熱鬧。本來我預備多住幾天，盡量參觀，還打算越過萬里長城，去看看塞北風光，只因大軍即將渡江，南下工作團，正如如火如荼的一批批出發，我原屬南方工作者，面向此種形勢，怎容逗留？於是四月八日只得和眷戀的北平暫時「依依惜別」了。

因為去開封還有點事情，所以仍取原陸路南歸。回來時除在開封再行住了幾天外，一路由北平經北寧、津浦、隴海、轉平漢路而至駐馬店，完全作「趕程行」，中間沒有停住。不過至駐馬店後，現在的情形已改觀了，原來在我三月二十一日經此北上時，這地方還是國民黨軍的所謂平漢路上最北的橋頭堡，自三月三十一日第四野戰軍向南發動進攻，不到半個月，就把這中原南部地帶所有反動軍隊如風捲殘葉般的掃除清淨了，現在由河南確山至湖北花園的這廣漠千餘里大別山區，完全由東北子弟兵把它解放了。去的時候，我們經過這一地帶是如何擔心着，現在回來，只看見處處都是人民的旗幟在飄揚，那是何等的自由與歡樂呀！

當然，反動軍隊當他要逃命時，是會盡量來作獸性的破壞的，這次戰犯白崇禧為首的桂系軍隊，當潰退時竟把平漢路南段的長合關和滎河二鐵橋及武勝關大隧道徹底炸毀了，所以由信陽南開的火車暫不通行，我們惟有取五里店、羅山、宣化店、河口、長軒嶺、黃陂而至漢口的這一公路線。走這條路，因為新解放區，又適逢有兩天大雨，我們有時乘汽車，有時坐馬車，有時步行，由河口至黃陂的一段真空地帶，還是僱乘小船，可謂奇景險途

聚苦的滋味，而驚險的鏡頭也就在這兒過着了：

第一個驚險的鏡頭，是離開羅山十里的地方發見土匪，恰巧有七輛軍車走在前面。把土匪擊潰了，打死一個，捉到兩個，假如是我們這商車先行五分鐘，那不是要被洗劫財物，或犧牲生命了嗎？第三天我們由河口搭小船快到黃陂縣時，正值前線戰事發生，夾在砲火中三個多鐘頭，但見飛機瘋狂地丟下一個個炸彈，隆隆震耳。砲火停熄後，我們的小船繼續南航，進入蔣管區，喝令登岸，即由哨兵押送連部，連部送去營部，營部送去團部的一個小黑房裏，一級級檢查盤問，盤問到極，這時才知道同行的十三人中有一個許昌人潘某是軍統特務，他輕鬆的說出了身份，得到招待，其他的都是真正老百姓，惟有我自己明白本身的事情，我一面在內心作着零碎的打算，一面在外表作極鎮定的表現。幸而應付過了這最險惡的一幕，第四天改乘汽車到了漢口，事後想來，覺得出外與人同行需特別小心，就是在解放區里，也要注意這種國特份子的潛入活動。

有一點值得特別指出的，我們這次從鄭州一路南下，沿途看見一車車的男女老幼，朝北回去，原來他們都是晉冀魯豫各地在將解放前，因恐懼人民解放軍而逃至京滬武漢的，現在他們接到親友來信，知道人民政府愛護人民的真相，不是像過去所聽到的一套謠言那樣，同時看見蔣管區的紊亂黑暗情形，所以還是兼程回去他們自己安定的家鄉為好。

在河口，知道百萬大軍正從安慶蕪湖渡過了江，到漢口，知道南京已勝利解放了，武漢蔣軍也正在撤退中，軍事形勢發展如此之速，我懷着這樣興奮的心情，即於五月三日下午擠上了粵漢路火車，南馳回來。

三十二 兩個「諸葛亮」

一般人都認爲劉伯承將軍是人民解放軍中機智特出的戰畧家，而白崇禧則爲國民黨軍中最好的參謀人材，好幾國共兩方各有一個「諸葛亮」似的。究竟誰個「諸葛亮」鬥智得過呢？下面這個解放軍青年戰士所述的真實情形，可得到最明確的解答。

這次我回來走到湖北宣化店時，因爲汽車「拋毛」，久久停在那兒修理，一個二十來歲的年青戰士前來和我們談話，他總是微微笑的，態度親切，一口北平鄉音，令人十分愛聽，聽的人越來越多，他也就越講越起勁。他說：「一九四七年六月我們大軍在劉伯承將軍統率下，強渡黃河天險，挺進大別山區後，敵人即拼湊三十三個整編旅，在戰犯白崇禧指揮下，急向我們進攻，並實行殘酷的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給予大別山區人民空前浩劫，但大別山的軍民始終英勇地堅持敵後游擊戰爭，不斷消滅敵人。一九四八年七月豫東、襄樊及宛西大捷，殲敵八萬餘名後，中原的戰畧形勢即刻改觀過來。至淮海戰役大捷，國民黨軍主力被殲，中原地區敵我力量對比，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一大勝利，我們中原解放區的擴大和鞏固已打下了基礎。兩年來我們在中原解放區裡，實行了剿匪安民，反對惡霸統治，建立民主政權，實行合理負擔，減租減息，生產救災，恢復和發展工商業各項政治經濟改革措施後，社會面貌已煥然一新，廣大地區的反動土匪武裝已根本肅清。」

聽到這里，我們請他坐下，他繼續說下去：「兩年前當我們挺進大別山區時，還記得敵人不是大膽在那兒叫罵什麼『大別山就是劉伯承的坟墓』嗎？可是兩年後的今日，形勢如何？我們大軍渡過長江去了，要打回南京活

捉蔣介石，要包圍武漢，蔣介石白崇禧，因為人民的眼睛是最雪亮的，他會認識國民黨軍隊是烏惡的，他會站在我們人民軍隊這邊來，自求解放，好像在歷次戰役中，熱烈支援我們人民解放戰爭，淮海戰役中，豫皖豫支援前線的民工即有十萬人，各地人民熱烈自動參軍，河南鄭縣及寶豐即有六千餘名，職工和學生也都紛紛報名南下參加解放江南地區的工作。」停了一會，抹下嘴，他接着道：「說也奇怪，我們這一隊作戰，十有九次是在大雨中進行，每逢下雨，必打勝仗，因此有人說『劉將軍別號獨眼龍，晴是和雲雨有關係的』，這祇算是一種傳說。的確，劉將軍的策畧真高明，他任河一次作戰，必把敵情調查研究得清清楚楚，只要聽『是劉將軍在前線指揮，我們就知道必勝無疑』

汽車修好了，布、布、布、的喇叭响了，我們在歡笑聲中互相揮別。

(全文完)